

# 尋找失落的瓷片

## 明代三朝藏品展 補白中國瓷器史

「色白花青的錦鯉躍然於碗底 臨摹細明體落款時卻惦記着妳 妳隱藏在窯燒裡千年的秘密 極細膩猶如繡花針落地……」一曲《青花瓷》，花青錦鯉、淡墨小宋，歌詞流轉中，青花瓷就是夢中搖曳佳人令人輾轉。然現實中的畫面更加讓人暈眩，簡陋佈滿灰塵的儲藏室，偶然踩到的礙事古舊花瓶，本想丟掉一瞬的遲疑，拍賣行的射燈，幾十口叫價，隨後便是身價轉瞬飆升，直叫人透不過氣來，結果令你一夜暴富。無論是2.3億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還是6.67億港紙的乾隆粉彩轉心瓶，都在述說着「一件『破爛』瓷在手，命運從此不同」的事實。

全球一片「陶瓷熱」從此展開來，然而世間神奇紛擾，青花卻獨寂寞，千年命運尚有一段空虛。經考古學家苦心勸掘，今次中文大學文物館與景德鎮官窯博物館聯袂在世人眼前修補這一段青花「空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攝：張夢薇，部分由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 看

看《誰在拍賣中國》，便知瓷器收藏浪潮有多熱，當中故事多曲折離奇。

瓷器，china，收藏界一直有一番話——「中國國粹看瓷器，瓷器之王看青花，青花之尊元青花」。

其實，明代景德鎮瓷業已創造了輝煌的成就。今年8月18日至12月9日，中文大學文物館便和景德鎮官窯博物館聯合舉辦「填補空白——景德鎮明代十五世紀中期瓷器」展覽，集中展示明代空白期瓷器。展覽以文物館歷年積累館藏為主，輔以香港本地其它博物館館藏，以及本地藏家如「天民樓」與羅健民之私人藏品百餘件，商借景德鎮珠山御窯遺址出土「空白期」瓷器復原及殘破標本共同展出。非同過往，此次展覽不僅是海內外迄今首次「空白期」特展，更是一場學術探索型展覽。劃亮一根火柴，把專家之口，尋找失落的青花瓷片，去填補中國瓷器歷史上的那段空白。

### 非空非白，一段歷史

何為古瓷器的「空白期」？

康熙描金龍紋瓶、道光粉彩、宋鈞窯的天藍紫釉斑小碗，每件古瓷都凝聚着強烈的時代特徵，或錦繡繁華或清秀雅逸。明代景德鎮，自從永樂皇帝起，官窯瓷器便開始書寫帝王年號款，此後歷代官窯皆書寫本朝年號款識，成為官窯瓷器生產的定式，但只有明代英宗、代宗相繼統治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未發現官窯款的瓷器，而有斷代價值的民窯瓷器也很稀少，當然就更加沒有繪瓷名家的落款。因此，陶瓷學界普遍認為這兩朝三朝的二十八年，瓷器處於衰退期，於是稱其為陶瓷的「空白期」，亦可謂陶瓷史上的「黑暗期」。這次展出期間，文物館請來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江建新舉行「略論正統景泰天順瓷器」公開學術講座，講述這段消失的歷史。

是次展出的一件青花龍紋大缸殘片（見圖1），正是景德鎮珠山明御廠的出土文物，由景德鎮官窯博物館藏，殘片原為一隻非常大的龍紋瓷缸。考古學家認為，如此大的龍缸，不見於較早的宣德或稍晚的成化官窯，結論歸結於是正統朝特有的器形，與《明史》的記載相互印證，估計是太監王振下令景德鎮為奉天、護身、華蓋三大殿燒造的青龍白地花缸的廢品殘存。

另一件是經過悉心修補的青花海馬紋四鋪首座（見圖2）。「此器四個突出的鋪首是特別罕見的造型，應該是受到伊斯蘭金屬器皿造型的影響。」江建新講解說，細看器座內外都有豐富的繪飾，筆觸明快流暢，如外壁所見，上部的鈎連相扣的花卉幾何紋，還有中部的纏枝番蓮紋，近底部的海馬海水紋等展現的風格特色，既不見於宣德也不見於稍晚些的成化官窯，最後認定其為正統時期的作品。

考察近年珠山明御廠、紀年墓出土文物與傳世品，並查考有關三朝窯事的文獻，可見所謂「空白期」並非完全空白。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有粗細之分，精者可比看官窯。但為何三朝官窯造作均不書年款？江建新推論原因有三：「首先，正統開始推行財政收縮的措施，宣廟崩，張太后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皆

悉罷去」；再者，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當時華北平原和山東接連遭遇乾旱和蝗蟲，黃河和大運河決口，民間動亂不止，東南部的鄧州七大起義等，景泰、天順二帝又是在爭鬥與惶恐中自保度日，哪有閒暇來關心本屬『國興』而『瓷興』的燒造活動呢？」

### 「空白期」瓷器特點

對比明代其他時期的瓷器，「空白期」三朝民窯的造作所用的青花料，正統朝多與宣德瓷接近，用料含有較低的Fe2O3和較高的MNO，是國產料，呈色比較濃艷，景泰、天順則多顯淡灰藍色。而該時期各式罐式，罐中部多收斂外撇是一大特徵，盤足多矮而微內斂。紋飾則以纏枝花卉最為常見，其枝葉不枝不蔓，比前代同類花紋顯得更加疏朗，葉片多有留白。螺旋式蓮瓣、圓點式小朵梅花、橢圓球形松針等，均屬於該時期民窯紋飾的特點。雜寶紋、梅花月影、犀牛望月、孔雀山石和雲氣仙道人物紋是該期民窯慣用紋飾。

收藏於景德鎮博物館的另一件青花海水白龍紋盤（見圖3），盤中心以留白的五爪龍作為主紋，青花繪畫洶湧的海浪紋作為地紋。龍身有劃花的細部，盤的腹部留白，口沿則繪畫雙弦紋一周，外腹繪畫纏枝花卉，外底無釉露胎。這隻盤青花繪畫的佈局風格與宣德貫氣，但是筆觸明快的洶湧海浪紋，則展示了正統的特色。其實根據江建新為我們介紹的，1995年珠山明御廠西側東司令基建，在一個有宣德紀年瓷片地層的上層，出土了幾塊青花八仙人物大罐瓷片（見圖4），這類無款青花瓷片的胎、釉和青花料與宣德器相近，但紋飾非常的特殊：其人物周圍有瀾漫的雲氣，與1983年珠山中路出土的「空白期」青花瓷片上的纏繞雲氣和寬服大袖人物紋風格相近，該大罐定屬正統官窯器。而上述特殊紋樣，正是日本陶瓷界習稱的「雲堂手」，同時也是正統瓷器紋飾之重要特徵。

另一件由關氏家族惠贈中文大學文物館之青花滿池嬌紋大盤（見圖5），中央的主題紋飾是反白的滿池嬌紋，「滿池嬌」見於元柯九思《宮詞》，意即蓮池鴛鴦。蓮池波濤洶湧，白浪翻滾，留白的鴛鴦和蓮花荷葉均有刻劃的細部，腹壁繪飾五朵番蓮花，環口沿是一周連回紋，外腹繪纏枝花卉紋一周，外底無釉露胎。小鳥版的鴛鴦、花大葉小的蓮荷紋樣和蓮池，似是正統官窯製品，是上承宣德，下開成化官窯斗彩蓮池鴛鴦紋盤的過渡期之作。

### 三朝官窯衰退明顯

江建新指，如果考察記載有關三朝窯事的文獻，也會發現不少有關瓷器的歷史。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記》記載：「景泰五年，減饒州歲造瓷器三分之一。」可見，景泰一朝雖然短暫，但也有官窯生產，只是數量比較前朝銳減。

另有實錄記載，正統三年禁民窯「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於各處賣貨，及饋送官員之家，違者處死」。《明史》記載，正統六年北京重建三殿工程完成，「命造九龍



圖3 青花海水白龍紋盤 景德鎮官窯博物館藏

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由此可見，正統初民窯活動相當活躍，而官窯於正統六年之後也全面恢復生產。目前尚未發現景泰、天順官窯遺存，但1988年11月珠山明御廠西牆一代發現一正統官窯遺存成了重要線索，出土瓷器有青花雲龍紋大缸和青花海獸仙山海潮紋器座等罕見古董。

**「填補空白——景德鎮明代十五世紀中期瓷器」展覽**  
主辦方：景德鎮官窯博物館、文物館合辦  
展覽時間：2012年8月18日至12月9日  
展覽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I



圖6 青花孔雀牡丹紋大罐 天民樓藏

■此罐甚大，豐富繁密的青花繪飾，分為頸、肩、腹、脛四個環帶。由上而下，頸部飾卷草紋一周。肩部飾花卉紋地開光，開光內繪折枝花紋。腹壁是主題紋飾所在，富於畫意，有一對孔雀、牡丹、太湖石、靈芝及雞冠花等。脛部飾以海浪紋一周。青花繪畫內容新穎，風格簡樸活潑，又頗為圖案化，青花色調濃艷，有宣德遺風，應是正統民窯的代表佳作。



圖7 青藍地青花龍紋梅瓶一對 羅健民先生藏

■這是一對大小和設計都相當一致的梅瓶。以藍釉為地，襯托留白的五爪龍紋和雲紋，而龍紋和雲紋的細部，又以青花幼線仔細描繪，深邃純藍的色釉，青花的色調和繪工，都十分優美。藍地留白是元代以來的的手法，明初亦流行，但是留白花紋的細部，一般是以刻劃處理，施以青花描繪，並不多見，而且主題是五爪龍紋，這對梅瓶，應是正統官窯的製作。



圖8 青花海水紋靶盃 景德鎮官窯博物館藏

■這件靶盃，經過悉心修補復原，是景德鎮珠山明御廠的出土文物。靶盃的外壁，佈滿了洶湧的海浪紋，內壁則十分素白，僅口沿裝飾錦紋一周。靶盃的器型與宣德的十分相似，青花的繪飾風格和濃艷的色調，亦與宣德的製品相近，而且胎薄質美，沒有款識，相信是接續着宣德官窯而生產的正統官窯瓷器。

## 三朝戰亂 國衰瓷衰

「國興瓷興」，瓷器的命運與歷史的坎坷迥迤緊繫相連。正統、景泰、天順三朝官窯不書年款，究竟三朝有何輾轉的歷史？

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年僅38歲的宣德皇帝病逝乾清宮，其子朱祁鎮時年9歲繼位，改元正統（1436—1449）。幼帝英宗登上大寶，得張太皇太后輔政，又有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正統有國14年，前7年，一遵仁、宣之政，號治平之世。後7年則因太皇太后病逝，三楊也先後離去，英宗雖然日益長大，卻依賴太監王振，使得朝中大權盡落宦官之手，形成明歷史上第一次宦官專權的局面，「土木之變」英宗成了蒙古人的俘虜。

國難間，皇位由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繼承，是為景泰朝（1450—1465年）。之後出現「奪門之變」，英宗又從其弟手中奪回皇位，改年號為天順（1457—1464年）。明代這兩朝三朝的二十八年時間可謂多事之秋。

雖然時歷戰亂，景德鎮仍是燒造了大量風格不同的瓷器，中國古瓷一直發展到元代，其實一直都是景德鎮獨領天下，故人們也一直將景德鎮的各種技術指標當作標準的固定模式。

之前一直到唐宋，各個窯口的溫度還是千變萬化，元明時期，景德鎮找到新的硬質製瓷原料——麻倉地高嶺土，即「麻倉土」，泥坯更由瓷石的一元配方，發展成為瓷石加高嶺土的二元配方，燒出一種質地像玉一樣晶瑩潤澤、色調白中泛青的優質瓷，大大提高了瓷坯硬度，令大件器物很少變形。這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個創舉。

### 明代紀年

洪武	建文	永樂	洪熙	宣德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泰昌
(空白期)					(正統—景泰—天順)						

更正：8月30日本版刊登的《為中華文化留存瑰寶》一文，「吳慶福」應為「吳福慶」，特此更正，並向受訪者致歉。